

周洁五年祭

再过 20 天，就是周洁离开我们 5 周年的日子。5 年，足够忘记很多事情了，而周洁回国之前的那次见面还宛如昨天。

那天一屋子都是来送她的同学和朋友，最后我们告辞的时候，她逐个拥抱我们。我记得我对她说，我有个预感，她在中国的中医治疗会很成功的。那天我不是在说吉利话，我真的有那样的预感。可是这一次预感没有成为现实，周洁还是走了。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。

然而对于周洁来说，死亡也许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。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32 年，每一天都善良，每一天都认真，每一天都问心无愧，除了疾病这个她无法征服的东西，她几乎征服了她的每一个目标。相比于我自己，周洁是一个更纯粹，更洁净，更无私，也必然更少畏惧的人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恐惧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回头，再也没有可能做得更好，再也没有时间修正过去的错误。我猜想，当周洁面对她的死亡，一定比我们都更坦荡，更淡然。

其实当我回忆起周洁的时候，我很少意识到“死亡”这个词。我总觉得，她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。2005 年 11 月 4 日之前，她拘泥于形体，生活在地球上北美洲东部的一所房子里，为工作，家庭，朋友和未来操心，年复一年被顽疾纠缠。那一天之后，她从那个躯壳解脱出来，洒脱地去她想去的所有地方，远离苦痛，无忧无虑。从远离地球的宇宙中向下看去，有躯壳和没有躯壳的存在方式其实并无多大的区别。对于一切记得她和热爱她的人们来说，她后来的这种存在方式，有更少的痛苦，和更多的自由，让这个优雅的灵魂，可以更加自在地存在。

这不是一篇悲伤的祭文，因为悲伤应当远离这样勇敢的一个人。那么多年的痛苦，那么多次的手术，期待与失望的反复折磨，足以摧垮任何一个人的精神世界，足以让任何一个人抱怨和憎恨生活，而周洁一直到最后的那段日子，还是一样的达观和坚强。所以，这不是一篇悲伤的祭文。

只是，已经 5 年了，也许她已经游历到很远的地方，籍此短文，希望她还记得我们这些当年的朋友。有时候我开车在路上，随便跟她说说话，并不觉得遥不可及，还仿佛可以看到她以往微笑的样子，就在我面前。

夏擘

2010 年 10 月 15 日